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第三十九回 美貞娘殺美淫宮 女秀才降女劍俠

話有分頭。大抵文章家，有正斯有奇，有離乃有合。譬若山之有脈，水之有派。從本源處迤邐行來，忽分一脈而為幹龍，忽別一派而為支流，離奇夭矯，曲折疏宕，孤行數百里，忽又回注於正脈正派之中，合而為一，然後知山脈之靈，水派之奇有莫可端倪者。如此回書之脈派，初若不知其所從來，直到公孫大娘下括蒼，敲漁鼓，方悟月君駕下青州，已暗伏公孫大娘一脈，如濟水潛行地中，至此方見其發揚之狀。至若范飛娘事之發覺，正在濟南交戰之時，若便敘於建都之後，則如藤蔓纏松，雖極縮合，終屬二本。今出於軍臨濟寧之日，乃是倒流逆折，旋龍回幹，而直注其本原。天然結一靈穴於此，而又幻出女秀才一段，猶之乎更引別派之波，匯作水口，驚濤駭浪。若漢、沔、湘三川交會，不亦為大觀哉！而今演出當日洪武太祖設立燕山六衛，衛各設兵三千。有配軍姓儲名福者，入衛已經數年，在北地娶得一妻范氏，小字非雲，是將門之女，慣使雙劍，神出鬼沒，而又姿色明豔，性格溫和，人皆稱為女中飛將，故又號曰「飛娘」。燕王靖難兵起，調衛卒入伍，儲福憂憤不食，慟哭不止，飛娘勸諭之曰：「事到艱難，機須決斷。」儲福哽咽不能言，謂飛娘曰：「我雖配軍，頗知大義，豈肯充亂賊之隊伍耶？我與汝結紵未久，且岳母孀居，汝宜相依為命，我亦有老母在故鄉，決意潔身回籍，奉養天年。明日即與汝永別。」飛娘道：「君之母，妾之姑也。君有忠孝之心，妾獨無忠孝之志乎？我母自有昆弟奉養，無煩置念。」儲福曰：「不然。我家括蒼，距此五千餘里，係是逃回，比不得從容行路，那能同走？且使汝母汝兄弟永無相見之期，更為不忍。」飛娘曰：「事當權其重輕，若論跋涉艱難，之死無怨。」儲福曰：「多謝賢妻。既有此美意，則不必通知汝家，收拾行李，即於四更起行罷。」是晚，預僱了短盤牲口，夫妻二人，一晝夜走三百餘里，料燕王不能遠追，然後按程而進。到了處州府縉雲縣括蒼山中，尋著母親，悲喜交集。於是儲福樵薪，飛娘辟績，竭力以養母。山中之人，稱為孝子、孝媳。過了三個年頭，母老病亡，晝夜泣血，躬自負土，葬於祖墳之旁。

一日，傳有新天子詔到縣。儲福同山村農叟出去探聽，方知燕王奪了帝位。儲福一路哭回家內，謂飛娘曰：「我今與汝永訣了。汝年甫二十二歲，又無子嗣家業，我雖有兄弟，母且不養，何況於嫂？我死之後，汝宜自擇佳耦，毋使終身顛沛，我黃泉之下也得瞑目。」飛娘揮淚曰：「是何言也！忠臣不事二君，貞女不嫁二夫。不意君之尚不能知我之心也。君為義士，我豈不能為節婦？君欲殉國，我豈不能殉身？母子、姑媳，當相攜於九泉路上，獨是不能為國復仇，死有餘憾。」儲福道：「今天下一家，我與汝做得甚事？惟有死耳！」遂扼吭而死。

飛娘乃拈據備棺殮殮，日則呼號靈前。夜則薰臥棺上。計圖葬夫之日，自投壙中。

時縉雲縣韓令喪耦，聞飛娘新寡而美，意欲納為繼室，令教官約同山叟為媒，通命于飛娘。飛娘正言拒之曰：「妾聞縣長主持風化，教人以貞，不聞教人以淫也。況是治下庶民之嫠婦，又豈可為父母官之伉儷？女子之道，從一而終。若逼再醮，可持頭去。」教官知飛娘志不可奪，隨復縣令之命，且述其素行貞孝。韓令曰：「有是哉，我當獎之，豈敢犯之？」事遂寢。

不數日，又有處州府別駕范希雲，少年佻鬪，饒有奸姿，係薊州人氏，是援例出身的，平生漁色，內外兼好。適太守丁艱，鑽謀攝府篆，民間少艾婦女，常被奸污。貪淫之名，合屬皆知。早已聞得飛娘姿容絕世，今又傳說喪了丈夫，縉雲知縣謀娶不能，乃拊掌大笑曰：「彼一醜夫，豈配佳女？這自然我當受用的了！」恐又不肯作妾，心生一計，傳請經歷，托言：「要尋個淑女主持家政，亦稱夫人。近聞縉雲山中范飛娘新寡，我與他同籍同庚，同名同姓，豈非天作之合？即煩一行，這個月下老人，也還做得過。」經歷欣然遵命，跟隨了好些衙役，逕到縉雲山中，請見飛娘。飛娘只道縣官又來胡纏，便發話道：「好個沒廉恥的，朝廷名器，就輕似微塵，也不把個知縣與這樣畜生做！」經歷接口道：「這縣公也不自量了。我是本府經歷，並不為一小小知縣而來，請出面言。」飛娘在內回說：「山村野婦，不敢相見，大人有話請說。」經歷就把范通判之命，述了一遍。又道：「即日實授太守，現做黃堂正夫人，不可錯過。」

飛娘聽了，暗歎口氣道：「死期已逼，待不得葬丈夫了。」又見他跟隨人眾，恐一時激出事來，乃婉言辭道：「太守表率十邑，又比不得縣正。風化攸關，豈容強納民間寡婦？願大人裁之。」

經歷道：「此言差矣。遭媒通命，先王之禮。且為正室，正是太守公風化之意。他日受了誥命，衣錦還鄉，豈不榮耀？切莫執拗，致生後悔。」飛娘抗言道：「匹夫匹婦，各有其志。若用強逼，頭可斷，身不可辱也！」經歷乃將機就機，巧言道：「娶正夫人，豈有用強之理？這個不消慮得。我即去復太守公之命，自然名正言順，斷不使人委曲屈節的。」說罷，竟自起身去了。

過不幾日，只見經歷督領夫役，抬到聘禮，白金五百兩，彩緞五十端，及珠翠釵釧等物，堆滿草堂之上。飛娘見了，怒氣填胸，恨不得就把經歷刺做肉泥。又一想，可恨的是賊太守，心上已定了主意，就說：「吾未曾允，何得來送禮物？」經歷道：「新夫人親口說是用強斷乎不成，則不用強定是允的了。若又翻悔，恐使不得。」飛娘道：「既如此，依得我三件事便成。」

若依不得，雖死不成。」經歷道：「請新夫人見諭。」飛娘道：「一要寬半月，待我葬夫；二要太守親迎；三要在此處成親。」

經歷道：「第三件恐褻瀆了些。」飛娘道：「有個緣故。太守夫人，知道賢慧與否？若一進署，就是妾媵之流，直待夫人遣使，以禮來請，方可如命。」經歷點點頭道：「大有主意。」即向上一揖道：「都在下官執柯的身上。」隨回到處州，稟復范太守說：「要寬半月，正是月望佳期，豈不人月交輝？」太守大喜，三事都依了。經歷又到飛娘處訂定，更無他說。山中田夫村婦，皆不疑飛娘是假允，反道如今富貴，是天報他的孝心哩！

且說飛娘想，這五百兩聘禮，都是貪贓，悖而人者悖而出，好教他人財兩失。就把些來葬了丈夫靈柩，相近婆婆墳旁。又把銀一百兩與小叔，為四時祭掃之資。一百兩佈施與大士庵的尼僧，令其塑尊白衣觀音寶相。剩下銀兩，多捨與山村窮苦的人。屈指一算，到十五隻有四日了。心中淒淒慘慘，備了些祭奠的蔬果，倩人挑到婆婆、丈夫墳前，燒了紙鏢，拜了又拜，痛哭了半日，哀哀叫道：「婆婆、丈夫聽者，五日之內，媳婦就來伏侍婆婆與丈夫了！」心中傷痛之極，一時昏倒在地，半晌方蘇。獨自一個孤孤零零的，走出山口，坐在石上定定神兒。

見有個道姑，敲著漁鼓，緩步而來。飛娘看時，那道姑：面如滿月，鬢若飛雲。目朗眉疏，微帶女娘窈窕；神清氣烈，不減男子魁梧。手敲漁板，聲含蘭苑琪花；腳踏棕鞋，色染蓬壺瑤草。

道姑走近前來，打個稽首，飛娘連忙還禮，問道：「你是那方來的？」答道：「貧道從終南山來。雲遊五嶽，無處不到，今要化頓齋，不知娘子肯麼？」那時飛娘滿胸仇恨，怎有心情？

便道：「我已是泉下的鬼了，莫向我化。」道姑道：「若有愁煩，我可以解得，何消說此狠話？」飛娘道：「恁是神仙解不來的。」

道姑說：「我不信。且待我唱個道歌，看解得解不得？」便敲著漁鼓唱道：平生一劍未逢雷，況值興亡更可哀。蠻女猶能氣蓋世，貞娘何事志成灰？中原劫火風吹起，半夜擊聲海湧來。自有嫦娥能作主，一輪端照萬山開。

飛娘聽他唱得有些奇怪，就道：「飛口何不唱修行的話，卻唱這樣感慨的詩句呢？」道姑順口道：「只為娘子心中感慨，我這道情也不知不覺的唱出來了。」飛娘見他說得有些逗著心事，便道：「煩請道姑解說與我聽。」道姑說：「這個容易。首二句。是有才未遇，正當國變之話。第三句，說武陵女子徵側、徵貳的故事。第四句，請娘子自思。第五句，是說山東大舉義師。第六句，天機不敢預洩。第七、第八句，是說義師之主，卻是個女英雄也。」飛娘又說：「你是出世之人，為何說這些閒事？」道姑說：「總為娘子說來。」飛娘是最靈慧的，便道：「既承道姑不棄，可到寒家吃了齋，細說何如？」道姑道：「我要與娘子解悶，若不把心

中之事實說與我，到底汝之愁恨，終不能解，連我之齋也吃不下。」飛娘見他有前知的光景，就把范太守的話，一一告訴了，說：「我只待殺了他，然後自刎。」道姑說：「殺這賊胚，如屠雞犬，直得把命抵他？」飛娘道：「不是抵他，是要完我節烈。」道姑說：「請問為國報仇，為夫泄恨，做古今一個奇女子，較之一死孰愈？」飛娘道：「雖素有此志，然一婦人何能為？」道姑冷笑道：「唐月君亦一婦人耳，怎的他就能為？我實對娘子說罷。」遂將唐月君起兵及目今定鼎始末，並自己來意細述一遍。飛娘道：「依道姑怎樣行呢？」答道：「這是你的大事，但要殺得乾淨。我同你竟到山東，尋這位女英雄，建千秋事業，流芳青史，不好麼？」飛娘道：「我已許過丈夫，他在黃泉路上等我，豈肯負了這句話呢？」道姑笑道：「這是孩子的話。如今做的，是全忠、全孝、全節烈之事，難道是去嫁了人，負了丈夫麼？」飛娘道：「如此，我意已決。」隨請道姑到家住下。

到次日，飛娘將行李結束小小一包，把這些緞匹，都堆在草廳中間一個棹兒上，道：「使這賊狗奴見之不疑。」十四日，又到丈夫墳上痛哭一場，將要到山東的事情，暗暗泣訴，回來天色已晚，見道姑裝做貧婆模樣，飛娘問是何故，道姑說：「妝做僱來炊爨的。」飛娘道：「甚妙。」當夜睡至二更，忽見丈夫走到房內，歡歡喜喜的說道：「賢妻名在仙曹，當到山東做個女飛將，名蓋天下。但求為婆婆與我討得兩道封誥，光輝泉壤，也不枉我殉國一場！」飛娘一把扯住道：「我要與丈夫同去的。」

儲福把衣袖一拂，忽然驚醒，不禁嗚嗚咽咽哭起來。道姑聞得，忙問何故，飛娘把夢中話說了。道姑說：「何如？你丈夫早已歡喜，你為何反哭？哭得紅腫了臉，明日難以做事。」

飛娘就起身，與道姑步出庭中，見月明如水，不覺神思頓爽，因向道姑說：「我連日心上有絲沒緒的，還不曾問得道姑姓名哩！」道姑應道：「有個名帖在這裡。」便在袖中取出兩把劍，長止數寸，道：「這就是姓名。」飛娘道：「小小刀子，如何便是姓名？」道姑道：「你嫌他小麼？」風中一幌，遂長有七尺，飛娘道：「原來是神物，道姑一定是劍仙了？」道姑道：「豈敢。我的姊姊聶隱娘，現在輔佐唐帝師，前日已會過他，說與你同去的。」飛娘道：「道姑也是姓聶了。」道姑道：「仙家姊妹，何必同姓？公孫大娘就是我。」飛娘道：「妾之不才，何幸得大仙到此相救？」就拜在地下，說：「弟子願拜劍仙為師。」

公孫大娘道：「這個使得。但不必稱師父徒弟，早稱姊妹罷了。」

公孫大娘即將劍術細細講究一番，飛娘皆心領神會。看看天曉，公孫大娘催促梳妝，飛娘道：「姊姊倒像個為我做媒的。」公孫大娘道：「怎不是？我今要把你嫁與山東姓唐的了！」大家笑了一會。

不到上午，只見呼么喝六的，范太守到了。經歷先進來一看，公孫大娘回道：「新夫人早已打扮，諸色完備了。」經歷問：「汝是何人？」公孫大娘道：「數日前，新夫人僱我來相幫的。」

經歷大喜，隨稟知太守，自往縉雲公館去了。范太守下了轎，步進門來。飛娘立在草堂簷下，見這個太守，輕腳輕手，活像個妝旦的戲子。范太守端視飛娘，如何標緻？只這：亭亭玉骨，宛然修竹凌風；灼灼華顏，儼似芙蓉出水。一笑欲生春，忽有霜威撲面，雙眸疑剪水，何來電影侵人？今日裡，只道襄王雲雨來巫峽；霎時間，那知娘子兵戈上戰常太守心中暗喜，道：「有媚有威，是個夫人福相。」飛娘只是站在簷下不動，范太守道：「下官薦先了。」就一手拉著飛娘衣袖，同進草堂，深深四揖。飛娘也回四福，說：「太守公遠來，無物可敬。」范太守道：「敢勞夫人費心。」就叫把備來酒筵擺上，吩咐衙役們山口伺候，家人門首伺候，一個不許人來。

又見公孫大娘在旁，就道：「你也迴避迴避。」公孫大娘出到門首，安頓眾人去了。

太守斟起一杯香醪，為飛娘定席，飛娘也只得斟一杯答禮，對面坐下。太守就一口乾了，飛娘也乾了一杯。太守喜極，又換過杯子來，斟滿了遞在飛娘面前，說：「吃個交口雙杯。」只這句話，飛娘按捺不定，立起身來道：「妾告個便。」向房裡逕走。范太守喜孜孜，笑吟吟，慾火已熾，恨不得就赴陽台。乘這個便，隨後也走將來。飛娘進房，聽得後面腳步響，左手向後一招，右手已掣取壁間掛好的劍，飛轉過身，劈面剝去。用力太猛了，把范太守的臉兒竟砍做兩半，撲的倒在地下。又復心窩裡一劍，直透後心，罵道：「殺才，還便宜你與我同吃了杯酒兒！」掣著劍，如飛的走到前邊。大門早關上的，見公孫大娘在門內站著，有十來個家人，多在耳房內酣飲，被兩位善女人趕進，排頭砍去，殺個盡情。公孫大娘道：「可換去血衣，悄然就走。獨是山口人多怎處？」飛娘道：「別有一條樵夫的路，走出去，已離此二十多里了。」於是關鎖了前門，在後面推倒小牆而出。兩人相扶相挽的，竟下金華至蘭溪。公孫大娘道：「若走杭州，必被他們趕著。我今由嚴州抄出徽州，到蕪湖轉至滁州，從河南折入山東去罷。」

一路無話。看看行至亳州地方，正欲下店，見有個秀士，攜一童子，也在那裡投宿。公孫大娘悄對飛娘說道：「我看這個秀士是女扮男裝的。明日我們尾著他走，待他解手時看他一看。」飛娘笑道：「倘然是個男子，這一看好沒意思。」公孫大娘道：「妹子到底還是女娃娃，我們雖然修道，也就是殺人不眨眼的魔君。若有行奸賣俏的向前來，一刀揮為兩段了。不要說一個男子，縱有千百個赤條條在那裡，我就看看，有何害呢？」飛娘笑道：「我不信做了仙家，倒是這樣撒潑的。要是這樣，為何又有思凡的仙子？」公孫大娘道：「這話辨駁得好。」

你不知仙家各自有派。我們劍仙，屬之玄女娘娘，只是殺性難除。那風流有才情的仙子，又是西王母娘娘為主，偶然有個思凡下降的。還有斗姥娘娘，都是女宿星媛，立功行而成的。若女子而成地仙者，統於驪山老姥。又有后土夫人，則四海五嶽女神靈之主也。捨是則為旁門。我教中，大概是義俠、節烈、勇毅的女子，所以不怕見男人的。」飛娘聞言，自喜得為劍仙，就道：「我明日看他。」

過了一宿，清早起行，差不多有二十里，那秀士揀個僻處小解，二人就抄在後邊，也蹲在地下看時，秀士小解完了，手拿著幅方絹兒，擦了一擦，擡起雪白屁股來，半截朱門，剛剛與二人打個照面，飛娘不覺失笑。秀士回頭一看，認得是昨晚同宿的，就道：「大家是一般樣的東西，有何好笑？」公孫大娘道：「我們也要小解，所以在此，不期你自把美臀獻出。頭戴著方巾，腳穿著朱履，半中間卻有個鬍子，張著嘴兒，吐出個舌頭，豈不好笑？」秀士道：「我是不得已而為諸。看你二位顏色，也還改個男妝方為穩便。」飛娘走近道，道：「不改便怎的？」秀士道：「莫嘴強，目今青州起兵，是位聖姑娘娘，路上盤詰女人，比男子更為利害，拿去就算是奸細。像你們那樣風流的，且被他們軍士弄個不亦樂乎！」公孫大娘笑道：「焉知我們不是男改女妝的？」女秀士道：「我不與你鬥嘴，大家走路罷。」公孫大娘道：「我偏要同著你，一路帶挈走走，省得他們盤詰；你若不肯，我到關津渡口，把你扭住，一口喊破，不怕不拿去做奸細，弄個不亦樂乎！」那女秀士是心虛的，恐怕決撒了大事，假意道：「你兩位要我挈帶，也要好好的說，怎麼歪廝纏起來？」公孫大娘道：「說著頑兒呢！」

女秀士心上厭他兩個，想道：「不如耍他一耍，擺脫了罷。」

就念訣念咒，在那童子頂上，也暗暗畫個符兒，使出個隱身法，登時不見了。飛娘方欲驚訝，公孫大娘捏一把，道：「莫則聲！」

就飛奔到女秀士跟前，揪了耳朵，笑說道：「你混甚麼鬼過眼子？」女秀士吃了一驚，便道：「怎麼動粗起來？」就拋了那童子，使個遁形法，又不見影兒了。原來女秀士大有幻術，竟把個身子，嵌在一棵大松樹內，若是凡夫之眼，但見松樹，不見有人。這比不得五行遁法，一遁千百里，不過借件物兒藏匿身子，原是旁門之法，暫時遮掩的。公孫大娘左右一看，走到松樹跟前，笑道：「我若一劍，把你連樹砍做兩截了。這樣耍孩兒的法子，弄他做甚？」便一手扯了女秀士出來。女秀士不覺大駭，就說：「你有不要孩兒的法，也弄個把我看看。」公孫大娘道：「我就學你的隱身法，你若是看得見，我拜你為師，何如！」女秀士道：「快請做。」公孫大娘恐怕他也看得見，隱了身子，卻又暗暗升在半空。女秀士四面看了一回，茫然不見，只管瞧那飛娘。飛娘也不知公孫大娘有這樣道術，假意說道：「我是看見的。」就叫道：「姊姊出來罷。」公孫大娘應說：「我要去了。」女秀士聽來聲在空中，以手搭著涼篷，仰面細看，好個皎皎青天，連雲點兒也沒有。乃大贊道：「好妙法！好妙法！」公孫大娘輕輕落在女秀士當面，現出形相，道：「怎的就看不見？」女秀士道：「我的法是異人傳授的，出入帝王公侯將相之家，莫不欽敬，不期今日被你

破。我問你二位實係何等入？要往那裡去？」公孫大娘道：「我且問你，向來出入王府，可認得個女秀才劉氏麼？」那女秀士見說了他真名字出來，知道是異人，也不敢相瞞，應道：「只我便是女秀才劉氏。」公孫大娘道：「嘎，而今要往那裡去呢？」答道：「要到濟寧尋個主兒。」公孫大娘道：「只怕你去尋的主兒，就是要尋我的主兒哩！」女秀才道：「這是怎說？」公孫大娘道：「那主兒可是姓唐？」女秀才道：「正是。」公孫大娘就將自己與范飛娘的姓名，及殺太守情由，並如今去投他的話說了。女秀才道：「若然，我們是一家人。」就把自己向在駙馬梅殷府中，用術魘禁燕王，「不意梅駙馬被燕王賺去殺了，又來拿我。我就隱身到宮中去殺他，不意他福分大得狠，每日有神將列宿護持，不能下手，只得逃向各處遊蕩。近聞青州成了事業，所以前去要給駙馬報仇。」公孫大娘道：「這該到濟南，為何要到濟寧呢？」女秀才道：「我當日在濟寧住過，有些熟識。去別探個軍機，好做進身之策。」范飛娘道：「志量太小了！何不竟去做個細作，殺了鎮守的將官把一座城池做個贄禮不好麼？」公孫大娘道：「此計甚好。我今與你一處走，真個要你挈帶了。你們兩個認做夫婦，我與你認做姊弟。」女秀士道：「不好，姊丈在那裡？不如都認做我的老婆，一大一小罷。」飛娘道：「正好。你是個齊人了，教你每日挨頓打！」女秀才笑說：「我是個偽齊人，沒有這件好東西，到不得爭風廝打哩？」公孫大娘也笑道：「丈夫？」

你這個孩子，是誰給你生出來的？」飛娘道：「他自有個真齊人在那裡。」女秀才也笑道：「好亂話。給你們說，這孩子也奇哩！他是戶部尚書陳迪的幼子，喚名鶴山，當日搜拿家屬時，正出天花，半路死了，校尉把來丟在道旁。過了一夜，想是伏了土，又活轉來，在那裡哭。適我經過，問知情由，念陳尚書是個忠臣，特地收來育養，為他延續宗祀的。」公孫大娘道：「這才成個女秀才。如今都要說正經話，不要露出馬腳來為妙。」

於是日則同行，夜則同宿，已到濟寧城下。女秀才就用濟寧的聲口，向門軍說是本州人，帶著家眷在鄉村處館暫回來的。

幾個門軍眼睛都注在飛娘身上，詰問了幾句，放進城去了。尋個寓在監河衙門側首，住了兩日，那店家見他聲音互異，疑心起來，只管催促起身。公孫大娘悄對女秀才道：「我昨日見衙門盡後有個寺院，東間壁貼著空房借寓，是本寺住持的，何不借了他？」女秀才道：「我久已曉得，這寺內賊禿，著實要姦淫婦女，不好的。」飛娘道：「我偏要去借。」公孫大娘道：「正要借這點兒，方肯賃與我們久住哩！」女秀才便去說是有家眷的，一借就成。兩三個和尚在寺門首等著，看他們搬來，見飛娘帶著些孝，都說是白衣觀音出現了。從此住持僧每日來送長送短，公孫大娘又把些甜言哄他，這個賊禿就錯認了羅刹女當做歡喜冤家，豈不該死！

住了十來日，聞得濟南兵到了，在城外廝殺，和尚卻來請去寺中隨喜。公孫大娘道：「如今兵馬臨城，有何心緒呢！」和尚滿臉堆笑，說：「城中兵民，久聞聖姑娘是位天仙，那去個不願降順？只礙著監河主將是燕皇帝的心腹。我們做和尚的，還要長幡寶蓋，焚香奏樂去迎接哩！」只見女秀才回來了，和尚說聲：「請大娘一些隨喜。」揚揚的自去。公孫大娘就問女秀才：「連日打聽事體如何？」女秀才說：「州官及兵民的心，都是一心要降的，只是監河軍馬在城外，不敢變動。」公孫大娘道：「這與和尚說的無異，定然不錯。」隨附耳說了幾句，如此如此去行事。女秀才即於明早趁開城門放樵彩時，使個隱身法出城而去。君不見：三女成羣，忽變作殺氣凌雲；四士同仇，頓揭起黃旗貫日。且聽下回演出。